

淺談撒奇萊雅族與加禮宛事件

文・圖片提供／潘繼道（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助理教授）



▲撒奇萊雅族女巫迎靈。資料來源：潘繼道攝，2005



▲武裝的噶瑪蘭族人。資料來源：G.L.

MacKay 著，周學普譯，《臺灣六記》，臺灣研究叢刊第 69 種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0）

邊與南勢阿美相鄰，西、北邊跟太魯閣族 (Taroko) 狩獵地毗連。道光 20 年 (1840)，噶瑪蘭族 (Kavalan) 移入鯉浪港 (美崙溪口) 後，侵犯其勢力範圍，因而出兵擊退，使噶瑪蘭人不得不往北邊發展，卜居於加禮宛 (新城鄉嘉里村、北埔村一帶)。

當時的加禮宛，位於撒奇萊雅人與太魯閣族的緩衝區域內，有噶瑪蘭族在北邊，將可緩和撒奇萊雅人跟太魯閣族直接的衝突；且之後噶瑪蘭族拓墾的區域，主要在今嘉里村附近的平原與須美基溪，並不侵擾撒奇萊雅人的土地，加上從事水稻種植所需要的低溼地，與其從事旱田燒墾稟作農業的土地不同；雙方風俗、語彙相近，及太魯閣族人侵襲壓力，使兩族和睦相處，成為攻守同盟。

在清代文獻中，撒奇萊雅族寫成「筠郎耶」、「巾老耶」等。事實上，早在西班牙統治北臺灣時即出現 Saquiraya；荷蘭文獻上也記錄為 Sakiraya、Saccareya 或 Zacharija。花蓮早期地名「奇萊」，即因接觸到這個族群而得名。

根據耆老口述，該族祖先原居於奇萊平原精華區，以 Dagubawan (竹窩宛、達固部

灣、達固湖灣，花蓮市四維高中、慈濟醫院、德興棒球場一帶) 為中心，建立數個部落；南



▲豐濱鄉磯崎村。潘繼道攝，2007

等，引起噶瑪蘭人與撒奇萊雅人被燒燬。為了不被滅族，頭目們共同抗清。最後在清軍優勢武力下，「加禮宛事件」落幕，使噶瑪蘭人與撒奇萊雅人在奇萊平原的勢力瓦解，而大多數族人更在主動及被動下遷徙他地。

這場戰事，確立清帝國在後山北路的統治；七腳川社因協助清軍，成為南勢阿美最強勢的部落；太魯閣族則在清人「以番制番」策略下，趁機將勢力擴張到三棧溪以北、新城海岸，並向南擴展到加禮宛山；「加禮宛事件」並在撒奇萊雅人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痛。

根據耆老的口傳歷史，當時 Dagubawan 外圍有深厚的刺竹林，加上只有兩個對外通道，不易進攻。後來，因 Vaguai (原指太魯閣族木瓜番或七腳川社；此處所指的是七腳川社) 向清軍密報兩個入口的位置，使清軍在現今四維高中附近的入口處發動猛攻；但不得要領，一進入就被砍殺，使入口處清軍屍體堆積如山。後來清軍改採火攻，在箭尾點火射進部落，使刺竹、茅屋都

被燒燬。為了不被滅族，頭目們決定開門投降。

戰役後，為了殺雞儆猴，清軍將頭目中的 Muibalik (Komod pazik) 及其夫人 Yijep (Yicep) 處以死刑，並叫鄰近的南勢阿美前來觀看。

Muibalik 被綁在茄冬樹上處以凌遲，從早上大約 9 點左右直到下午太陽下山才死亡；Yijep 則被放在劈開的圓木上，再蓋上另一半圓木，然後由清兵踩在上面，約 20 分鐘左右氣絕身亡。



▲於花蓮市德興棒球場旁河堤祭場舉行第二次、正名後第一次的「巴拉瑪火神祭」。
潘繼道攝 2007.7.7

◀於花蓮市「奇萊亞酒莊」舉行祭祖儀式。
潘繼道攝 2008.1.26

據傳總兵吳光亮擔心撒奇萊雅人會東山再起，乃強迫遷社，建立了 Chibaugan (飽干，花蓮市德安部落)、Maivuru (馬立文，瑞穗鄉舞鶴村北邊紅葉溪畔)、Karururan (加路蘭，豐濱鄉磯崎村) 等社，而留在 Dagubawan 原地的將社名改為「歸化社」；部分族人則散居阿美族人部落中，使力量大減。由於戰爭挫敗，恐懼清軍迫害，不敢說自己族語，而改說阿美族話，遵從阿美族習俗，漸漸的被阿美族同化。

「加禮宛事件」改變撒奇萊雅與噶瑪蘭族的歷史。噶瑪蘭人在族人的努力下，於 2002 年 12 月底率先正名成功，成為原住民族的第十一族；而撒奇萊雅人在 1990 年 7 月由長老帝瓦伊・撒耘 (李來旺)，於花蓮恢復舉辦祭祖大典；2004 年 7 月 10 日開始正名運動，並於次年 10 月 13 日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申請。2007 年 1 月 17 日終於從阿美族中獨立，成為原住民族第十三族。

